

註定了的失敗(上)

——計畫龐大、準備欠周而又隨性的三位樂天派英國飛行員，環球飛行首遭挫折——

一九二二年八月，一艘救生氣艇，從孟加拉灣(Bay of Bengal)中好不容易撈起兩名餓得半死、已精疲力竭的英國飛行員。幸虧他們所駕駛的飛機油箱內，油料已燒光，所留存下的空氣，才避免飛機完全沉沒的情況；兩名劫後餘生的飛行員，也才能抓牢那架翻覆了的浮筒式機，熬過漫長的兩個晝夜。此一小型史詩式之救護工作，終於為號稱「首次環球飛行」之嘗試（僅完成了整個四階段計畫中的第一階段）劃下了失敗的句點。

此次飛行，完全係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步兵少校布拉克(Maj. Wilfred T. Blake)的傑作。因他獲得英國

《每日新聞》以及一些其他後援者的資助；且這位愛國的老兄聽聞傳言，美國人亦正計劃一次環球飛行，於是他便加快行動，以便超越美國。此時（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三日），不幸消息傳來，澳洲亦預計計劃環球飛行的另一位著名飛行員史密斯(Ross Smith)，因試飛為環球飛行所準備的「維克斯海盜型(Vickers Viking)」水陸兩用機時，不幸墜機身亡；此一悲劇性的消息，反而增加了布拉克成為環球第一名的機會。

布拉克少校為此行找來的飛行員，名為羅曼·麥米倫(Capt. Norman Macmillan)，是一位有經驗的試飛員，也是曾擊落九架敵機的一戰空中英雄；另一位是遠東專家布魯明中校(Lt. col. L. E. Broome)，以及後來的馬林斯(Groffrey Malins)，專為此行攝影。布拉克擬訂了野心勃勃的偉大計劃大綱：使用從「航空器處理公司(ADC-Aircraft Disposal Co.)」買來的戰時剩餘物資，一架Airco D.H.9式，經改裝為兩至三座式，作為從倫敦至加爾各答航段之用；加爾各答至溫哥華，則是由一架「法利式(Fairey)」浮筒式機擔任；漫長的橫越北美洲，由溫哥華至盟特婁航段，則又由另一



布拉克和其愛貓吉祥物「邁克」。

架D.H.9來執行。這之後，如果一切按照計畫進行，一架菲列克斯都(Elixstowe) E-3飛船，就準備來執行最後第四階段，穿過拉布拉多半島、格林蘭及冰島，再返回大不列顛。四階段目標之全程，總計飛行將達兩萬三千六百九十英里。

由於布拉克之堅持，一定要依照事前宣布之日期（五月廿四日），從倫敦克羅伊頓機場起飛，導致麥米倫無法將大肆改裝並增大油箱後，又將全載重起飛的D.H.9「G-EBED」號機，先行試飛一下。而這之前僅於起飛當天傍晚，由賣家「航空器處理公司」執行簡單的試飛，然後便鬆上最後一道油漆交貨；麥米倫最關注的是G-EBED號機的全載重，他曾說：「單單布魯明這傢伙的體重，就比布拉

克和我兩個人合起來的還要加倍……」，此外令人不放心的就是兩百三十匹D.H.9的「彪馬引擎(Siddleley Puma)」了，它在英國皇家軍服役中，可是出了名的不可靠。

在英皇喬治五世的美好祝福下，三人於五月廿四日午後，自倫敦克羅伊頓機場起飛，照《紐約時報》報導：「他們希望在約九十天內，完成此次飛行，並於九月七日回到倫敦。」布拉克甚至向一名記者補充說：「希望八月初飛至北美洲土地上。」但依在場目睹他們飛離的人們表示，那架小不點D.H.9型機，為這趟充滿野心的環球飛行來說，實在是太小且脆弱了些。

對正航向後，直奔英法海峽及法國，麥米倫發覺G-EBDE的機尾太重，部分原因是布魯明，這位胖哥坐在後艙之故。麥米倫回憶說：「我拚命把駕駛桿向後拉，但機尾好似仍然垂墜在空中。」辛苦飛行三小時後，全身肌肉痠痛之下，麥米倫只好在巴黎里波蓋機場降落。布拉克立刻打電話給「ADCO公司」，快送一名機械士來矯正這個問題。

此一調整，耽擱了他們一整天，才又開始重新起飛，翻越阿爾卑斯山脈，欲至義大利之杜林，但山在雲霧

飄渺中，負載過重的G-EBDE，實在缺乏爬高馬力，只好改變航路飛往里昂，多了非預定的一夜停留。

此日，天氣預報仍然不佳，麥米倫便飛向法國的李維埃拉區，沿羅納河谷低飛，經阿韋格朗，直奔尼斯。但油量不足，彪馬引擎又不大靈光，遂在改航馬賽，偏偏又尋找不到機場，只好將G-EBDE迫降在城北的波萊跑馬場上，飛機起落架受損，且螺旋槳打爛。第二天只好將飛機送至伊斯垂士的軍事飛行學校修理，經過毫不在意的法空軍機械士們之手後，飛機更加災情慘重。最洩氣的是，經數週修理之後，證明G-EBDE恢復飛行之望已十分渺茫；



5月26日G-EBDE在法國馬賽附近跑馬場迫降受損。



機組員為G-EBDE換裝受損輪胎。

一氣之下，布拉克只得放棄此機，立即從英國訂購另一架D.H.9，而為了保持攝影之連貫性，等到六月廿二日（遠遠落後原訂日期），飛機送達時，趕忙把新機之編號識別G-EBDE的最後一個字母「E」，漆上一劃變成「F」；而此時，攝影師馬林斯已取代布魯明的工作了。

接下來，穿越法國和義大利之飛行相當順利，在羅馬過了一夜，再通過那匹勒斯及維蘇威火山口，非但疏

磺蒸氣刺鼻難聞，令他們吃驚的是，熱氣流突然將小飛機上升四百呎高度，然後又下跌六百呎。飛越亞平寧山脈，則亂流不斷，終於到達布林迪西機場後，另一場災難正等著他們。麥米倫回憶說：「跑道盡頭之處，完全埋沒在草叢下，有一條深溝，飛機就被絆倒其中，起落架及螺旋槳從而報銷。」

等到從倫敦送來一隻新的螺旋槳，又十天光陰，於焉過去。飛機起落架，則是從另一架舊卡布隆尼機（Caproni）上取卸零組件修復。在此節骨眼上，禍不單行，麥米倫一隻腳又因車禍受傷，因此在下一段飛行，他還得穿著拖鞋呢！

七月六號飛達雅典後，麥米倫腳傷不得不休息兩天。在起飛前，希臘女王蘇菲亞，特遣人送來御賜精美糧食餐點。三人起飛後，飛越地中海經克里提，完成了他們四又二分之一小時，所謂最長的一段水面飛行，降落在埃及的沙鹿恩不列顛軍機場。翌日，因尾輪撞減震器碰壞，小有耽擱後，他們沿利比亞沙漠海岸線，飛至亞利山垂附近亞包克的英國皇家空軍航空站，於天色黑暗中降落。

在同樣隨興而樂觀的精神下（整個航程可以說都是如此進行的），三

位仁兄曾打算從包亞克飛入英國託管地巴勒斯坦，然後在毫無支援下單獨穿越敘利亞沙漠前往巴格達。這條航線包括貫穿未經測繪過地圖的原始荒地，有高達兩千呎的乾土高原，乾涸的岩石河床、泥濘低地和玄武岩等五百餘英里地區。英皇空軍也毫無他途，只能拚命強調，若無護航飛行，此航線對任何民間航空器都是極端危險；此外，他們還須攜帶五天的糧食和飲水，那又幾乎等於要增加一名機組員的重量。因此，RAF十分慷慨的為他們安排了一架裝有無線電的維克式運輸機同行至巴格達，而且還幫他們攜帶飲水，又為他們準備好沙漠烈日下用的軟木頭盔和該航線粗略的基本地圖，其中大部分的航行，都靠跟隨RAF裝甲車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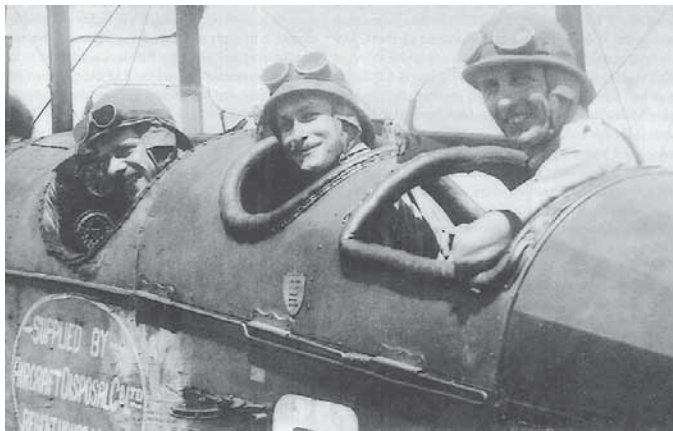
當年要穿越這毫無任何其它地形、地貌的地區，在漫天黃沙中留下的足跡前進，說來容易，實作起來，困難多矣。不出所料，G-EBDE號機向東橫跨沙漠之旅，果然困難不斷，倍感艱辛。七月十日，通過巴勒斯坦時，三位機組員在大沙漠的前門仁薩，與護航運輸機會合，大夥兒都要低飛，方能保持目視車輦；他們面對灼熱烈日的曝曬，和黃沙閃耀眩目的反照，身

心狀況十分惡劣。

在半途降落在RAF的緊急站加油，想不到運輸機引擎故障，三人只好獨自出發；終於熬過兩日，到達巴格達時，已筋疲力竭，幾乎被烤乾。沿途中所遭遇的部落土人，部分十分友好，主動提供羊奶，或協助散熱器加水，但也有部分不歡迎他們的到來，趁其低飛上空時開槍亂射。當橫跨沙漠最後階段時，D.H.9燃油快燒光了，逼得他們迫降，並花費將近兩小時



左起飛行員麥米倫、布拉克及攝影員馬林斯，於英皇空軍夏巴站合影留念。



1922年7月17日在RAF夏巴站三人都笑容滿面，誰都沒有想到起飛後就要面臨重重考驗。

的時間，用玻璃瓶從輔助油箱中，把最後幾滴汽油轉盛到主油箱中。

在巴格達休息兩天，飛機得到RAF澈底的修復後，向南續飛了三小時，到達巴史拉附近的RAF營地夏巴，預料天氣將會更熱，溫度將會更高。RAF便將D.H.9引擎的散熱器，增焊了一大張的散熱片；七月十七日再度起飛，果然愈飛愈熱，但引擎尚能保持涼爽。麥米倫曾寫道：「熱浪中飛行，確係苦差，且我的汗水從未乾過。」

飛機航向東南，沿波斯西岸穿越



三位飛行員在卡拉蚩與地勤人員合影。

波灣邊緣到巴錫爾降落，加油後再行起飛，航向四百哩外的班達阿巴斯，但眼看出白日依山盡，不得已麥米倫選了一沙灘海濱，困難的迫降下來，三人也瀟灑地拿出蘇菲亞女皇贈送之龍蝦罐頭，飽餐一頓；翌晨，再出發前往班達阿巴斯。以上這段航程，可以算是相當平安無事，與接下來的遭遇相比，那真是強烈的對照，更因沿途耽擱，待到三人雲遊到此時，正趕上雨季來臨了。

穿越印度次大陸，他們原擬經由納西拉巴德至德里，然後南下到加爾

各答，一架「法利史式」浮筒水上機C-EBDI號，正等在哪兒，準備飛越太平洋航段。可是季風雨爆發後，原計劃好航線中所有機場，通通遭洪水淹沒，RAF所提出備用航線，因印度河水暴漲，無法實施。三位機組員遂決定採取北上計畫，穿越賈可巴巴德或希比，然後轉向東北飛到腊河，此一改道將增加不少麻煩的途程。

七月廿二日，他們離開卡拉蚩，沿印度河谷飛航四小時，到達賈可巴巴德，原規劃好在此加油後，再趕四百哩航程至腊河；遺憾的是，賈市沒有汽油，於是更開始了費時曠日不幸的另一章。三人只得沿著炙熱的辛德沙漠邊緣，以所獲僅有的十二加侖燃油，飛到希比。次日繼續飛往一百哩以外，位於高原上之RAF昆塔站，但飛至通過山區之坡南隘口時，天氣突變，使整個航線籠罩於迷霧之中，無奈回航到希比，降落時又摔壞了尾撬及起落架；這時RAF再度伸出援手，派出陸空兩路修護隊趕去救援。到七月廿五日才勉強起飛，後又因油幫故障立刻回場降落，結果發現問題非希比本廠能力所能修復，故必須回到昆塔站，終於在僅依靠布拉克運用臂力肌肉，以苦力連續搖動緊急手幫浦，奔回RAF昆塔站。（未完待續）